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第二集



世界書局印行

— 1928 —

世界小說名著提要 第二集

罪與罰 (原名 Prestuprenilnikazani)

俄國小說學杜史妥以夫史基 (Feodor Mikhailovitch Dostoyevs

ky1821—1881) 著

此書是作者在西伯利亞的生活經驗中，直接產生出來的作品。主人公大學生萊史哥尼哥夫那樣的性格，雖似乎在此多變的世上，是沒有的，但杜史妥以夫史基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時候，在那裏被處刑的許多罪人之中，任是本性是怎樣的溫順，親切，和不放縱的人，也被境遇所支配，不知

不覺之間，被所謂「正當防衛的人生的一種罪惡說」所支配着，好像自己的身上已染上了血似的。這就是說，任是怎樣的一種人，到了那樣的境遇，也不得不過到犯某種罪惡和獸一般作兇行的生活。

梗概 萊史哥尼哥夫是個埋頭於智識而認真的大學生，在彼得堡的學生生活中，一方被智識所驅使，一方因生活的不如意，至覺憂鬱。他雖曾一度求自活之道，但工作多而報酬少，本來銳敏的萊史哥尼哥夫的頭腦，於是變得更為銳敏，他乃第一次感到了社會的不公平。世上流動的金錢，漸漸都要和他脫離了。他自己現在所居的社會的階級和組織，是築於謬誤和不平的根基之上的。因為他自己的頹敗，自己的處世難，對於窮人，和他人苦痛的同情之念，便激動一種向着「富」和「階級」的可怖的敵愾心。他

雖被貧壓迫，但是仍很努力。他私下教授了幾個學生，把所得的些少報酬，養了他一個病友有六個月，可是他的朋友死了，爲了葬儀和掩埋之費，他的所有統統用光了。

適在那時候，萊史哥尼哥夫不幸同情於房主婦的女兒，生了戀愛。但不久那女兒死了。他說：『因爲她始終爲病魔所苦，所以我愛上了她；假使她是跛足或僵癱，我要更強烈的愛她。』

像萊史哥尼哥夫那樣性格的人，在今日是很難解釋的；他是太容易出淚，太多感的人了。可是他怎樣的被空虛的缺乏，餓死的貧窮所圍繞，我們若要了解它，在「讀」和「聞」以外，便不能知道別的；可以推知萊史哥尼哥夫的心，已陷于不可救藥的不幸，而每日每小時都在泛溢着血了。

可是他適在被貧窮所迫之時，認識了一個厚利放款的老嫗。這老嫗是個大學教授的未亡人，她幫着她的正直誠實的妹妹作工，自己貧困，却積有若干不義的財寶。萊史哥尼哥夫曾有一次將最後的所有物給這老嫗，才取到一盧布半的錢到手。——他把從死父處取來的紀念的錶，也拿了出來。在得意揚揚的談判中，錶被取去了，利慾薰心的老嫗，還逼着萊史哥尼哥夫把錶放在她那裏，雖然一些兒的典質之物，却叫他出了十分大的利息。萊史哥尼哥夫的忿怒之念，再不能禁住了，心想索性把這個老嫗殺死了。殺人！殺人是罪。但是若把個老嫗殺死了，就可救出自己 and 同樣陷於苦運的許多的不幸的人。老嫗的造孽錢，可以拿來養活一班不幸而瀕死的父與子。在行為上，雖是惡的，也可說是正當的。他到底覺得自己是在執行

正義。

萊史哥尼哥夫被此危險的思想所縛住的時候，在某酒店裏，遇到了一個酒醉的小吏，叫馬爾梅拉特夫。讀過罪與罰的人，誰都不能忘記這個酒店的一段事情。一半滑稽，一半悲劇的認真的態度，和十二分自卑的情調，合在一處，馬爾梅拉特夫把他自己的可怕的家庭故事，告訴了萊史哥尼哥夫。裏面有他的患着肺病的妻子伊凡諾維娜的話，快要餓死的孩子的事，和因欲取得孩子的食物，而把長女的身子弄穢了，冀得到代價的種種內容。

以下是用醉漢的自述，記一悲慘家庭的事情。

「我橫倒在眠床之上，——醉的很利害了，忽然聽到女兒的聲音；我這

女兒，生來很是溫順。她的聲音，清靜而柔軟。髮是光明的，好像「亞麻」，「顏面雖略帶青色，但性質是很高尚的啊。我傾耳一聽，她說道：『開才琳凡諾維娜，（母名）你是不是說走去把我的身子賣掉了？這種事體，怎樣可以？（略）』「請你不要把自己的身體看的這樣重要，我不覺得你是這樣重要的人。」話雖如此，請你不要以吾妻爲不好；她雖這麼說，但那時她的心不是平常的心了，和平常人是稍稍不同的了，她正在生病。見了孩子們的淚，就發狂了。孩子們因爲要吃東西，在旁邊嚶嚶的哭泣，她说了些什麼，連她自己也是不明白的。（略）女兒沙菲立了起來。那時却是晚上六點鐘光景。（略）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九點鐘。一走進屋，便立刻走到妻的地方，一言不說的把三十來個銀幣放在妻的前面的桌上。」

萊史哥尼哥夫靜默的聽着馬爾拉特夫的悲慘的故事。他家有被貧苦所迫的妻子，自己被飲酒的惡癖所責迫，最近則把得到的官職，也捨棄了，從女兒沙菲的抽斗中，盜出了銀錢和上月份的薪水一併飲光了，因而逃出了家，隱身於草野間，已有五天了，性急的妻子伊凡諾維那，於是拚命的把馬爾拉特夫罵個臭死。

萊史哥尼哥夫親切的送馬爾拉特夫到家裏，詳悉了他的家族悲慘的情狀。同時萊史哥尼哥夫強烈地感到由貧窮生出來的肉體上的墮落之暗影裏，更有可怕的精神上道義上的墮落存在，這就是破壞腐蝕，清淨無垢的人的性質的東西。覺得富的分配的不公平，一旦被人們發見了，把柔弱的人心更擾亂着；可是這個古舊的社會問題，對於萊史哥尼哥夫被一種強的新的

力給了他一個唯一的解決。

他雖不知高利放債的老嫗的錢匣中有多少不義之財，但覺得有了那匣子中的錢，當然可以從恥辱與墮落中救出許多的像沙菲那樣的人。可以減輕許多人的生命重擔，至少可以把此重擔移動一移動。這樣一想，萊史哥尼哥夫的殺害老嫗的意念，就強起來了。

然而在萊史哥尼哥夫決行殺死老嫗之前，又起了兩件的偶然的事。這是時時刻刻圍繞於萊史哥尼哥夫腦裏的觀念。

他從故鄉接到了母親的來信；信中說他的妹妹杜尼亞已受了結婚的定約。他雖覺不滿意，但他的妹妹已與叫羅徐因的一個男子結婚了。（這個男子，是個有錢的老實人。）

萊史哥尼哥夫一見此信，覺得這個結局，妹妹是差不多被賣去身子了。這種事情，和世上普通女子的賣了身子，得到不必要的奢侈品，而滿足快活，却是同一的格調，妹妹又是爲生活的必要所驅而把自己的身體賣去了的。形式雖彼此不同，根底是一樣的。二三天後，萊史哥尼哥夫又到從前曾同馬爾克·拉特夫一塊兒飲酒的酒店中吃飯，忽然聽到了隣室一個青年的大學生和一個青年軍官的會話。

他們開始便說起那個老嫗，照着舊例，重利放債的話。學生先說：老嫗是某大學教授的未亡人，她欺騙她的親妹妹，一些財產也不給她，祇取來自肥。老嫗更立了一道遺囑，死後的財產，不給她的妹妹，而指給教會；大概這個老嫗是想藉此金錢的捐助，祈禱來生的冥福罷。學生又繼續說：

若是這個老嫗死了，她的金錢，散了出來，可以救濟一班遭着饑餓的貧民。青年軍官聽了大學生的話也笑道：「那末，你是不是想殺死這個老嫗呢？」學生立即答道：「那倒不是。因為我是不能夠做到的。」

這兩人所講的故事，和萊史哥尼哥夫所想像的主張，很巧妙的成了同調，給了他一個深酷的印象。萊史哥尼哥夫以為這個學生不能罰這個惡婆也不要緊。這裏却有一個帶有使命的萊史哥尼哥夫的自身呀。他不能不想到他是負有復讐者的運命的人。自此時起，萊史哥尼哥夫把懷疑和躊躇放棄了。他已不是哈姆萊脫了。他已沒有善惡的判斷和意志了。他好像受了死刑的宣告而歸了家。歸家後，他仍思量自己的行為的正當與否而頭痛。後來，他的心全集中行為之上，因而具了打破一切妨礙此行為的一種決心。

他從老嫗的妹妹和人說話之間，探知那個老嫗在每日六時是住在家裏的，倉皇間他聽到了近邊的教會的鐘打了六下。萊史哥尼哥夫對時間的遲緩，此行爲的善惡，更加擔憂。他起先因爲去盜出一把殺害老嫗時使用的兇器，已受了苦，但僥倖的很，乘人不在，走入了男僕的屋中，盜出了手斧。把它暗藏在上衣底下，想到了自己的計劃，至此才算有了頭緒，他吐了一口安心的氣。他祇覺得他是一個能依運命所命令，而實行的唯一的人，他不再把自己的思想拿來沈吟，（假若沈吟，或會左右他的確信，也未可知。）這個激動，除了使他犯罪以外，並無別種道理，他直到已經犯了罪，才把心平定了下去。

他用斧把老嫗在一擊之下打倒了，在這時候，却想不到有一個人走進室

來，這個人就是老嫗的妹妹。萊史哥尼哥夫回過身來，又用刀把無罪的妹妹也殺死了。他偷了老嫗的財寶的一部分。想着這個事情，很是危險；就實行逃逸了。萊史哥尼哥夫被正義之念所驅使，作了殺害的行爲之後，他的努力，已告完成，代之而起來的思想，就是罪惡的判斷。他不知有幾次想去自首，但他爲從未覺到過的恐怖之念所襲擊。他和用功的誠實的親友賴池維亨也斷了交通，過着一個人的煩悶的光陰。他變成了一個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膽小的人了。他近來和女房東欠了租金而訟訴，他想這一定是罪惡的發覺，甚至一切東西的音，響，聲，都是來探索他的隱秘的。

萊史哥尼哥夫很幽悶的處在如此境遇之中。他的居於故鄉的母和妹，却依着約來訪他。他從沙菲的口中知道從前在某酒店中說話的醉者馬爾梅拉

特夫，已被馬車壓死了。這個自以爲「爲了慈悲就是捨身也不要緊」的萊史哥尼哥夫聽見這個事情，叫他如何能無動於中呢？他立即在從母親處得來的數月的食費中，提出許多錢，給了這個不幸的家族。從老嫗處盜來的錢，則爲防罪的發覺起見，放在某處的土穴之中，他一個小錢也沒有用過。

對於罪的罰跟着就來了。他的眼漸漸張開來了，他的自以爲廉潔而實行的事情，不過是對於一種罪的口實罷了。所謂除害救貧，不過是好聽的掩飾語罷了。他不能不承認他是被一種欲望所驅使！那種欲望不過是想將勝人的勇氣和決心誇示於人罷了。他說：「我的殺死她，不是爲要救出可憐的母親。也不要得到錢來行善。那兩種事情，都和自己的主張完全不同。」

總之，他不過要知道自己究竟是否有特出常規而實行普通人以上的力量罷了。」

他要這個戲劇得着勝利的思想，變成悔悟，在最初的論文中，已表現過了。他決心要對沙菲表明其罪。沙菲也是罪人，自己更是罪人。罪人是常引導着罪人的。沙菲的不唾棄他，是因沙菲不想唾棄他。他投身於沙菲的足下叫道：「我的如此，決非想對你磕頭。祇是對於忍受着的人道表示一些敬禮罷了。」

對此漂亮的言語，天真的沙菲取着十分質朴的態度。沒有做作氣是俄羅斯少女的特質。「你做了什麼事？你說，你做了什麼事情？」這是沙菲的問話。沙菲雖沒有萊史哥尼哥夫那樣的有學問，也不能像他那樣會做關於

罪的本質的論文，但是她却知道，萊史哥尼哥夫的犯罪，不是因為對於他人，却是對於自己，這種犯罪的意義，她已經充分了解了。沙菲握着萊史哥尼哥夫的手，拖到自己身邊，把腕抱着男子的頭，親切的對他看着，說道：「在此世界之上，像你這樣可愛的人，是沒有的！」沙菲，你怎麼了？我這樣的對你自首了罪惡，而你抱着我接吻，你真不明白你自己在做什麼事了。」

沙菲對於萊史哥尼哥夫的話不就回答，走到一只小的寺院中，手中取着聖經，讀「彼得尼的拉薩拉史」的一條。萊史哥尼哥夫靜靜的傾聽，忽然胸中湧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神上的意義。

「我所殺死的，不是老嫗，是我自己！」這個小說中間對於人們的教訓

，就是這個。

萊史哥尼哥夫在三日之間，像拉薩成史一般的煩悶，睡於墓旁。「啊，來啊！」的一聲「天聲」被他聽到後，他急急醒來時，他憤然決計要捨棄以前的束縛着他身體的手械足械，而橫行闊步於心的自由之中。他自白了罪狀，投身於裁判官之前。那種結果，他就成了西伯利亞充軍之身。沙菲則追隨着他，也到了西伯利亞。

「馬資西加。沙菲，西木諾維娜，你是我們青年的母親。什麼時候都是親切而溫和的，所以能使我們忍耐。」

這是對沙菲的愛和同情，表示着感情之意的西伯利亞罪囚的話。